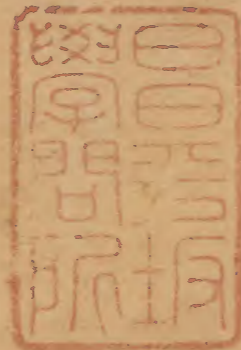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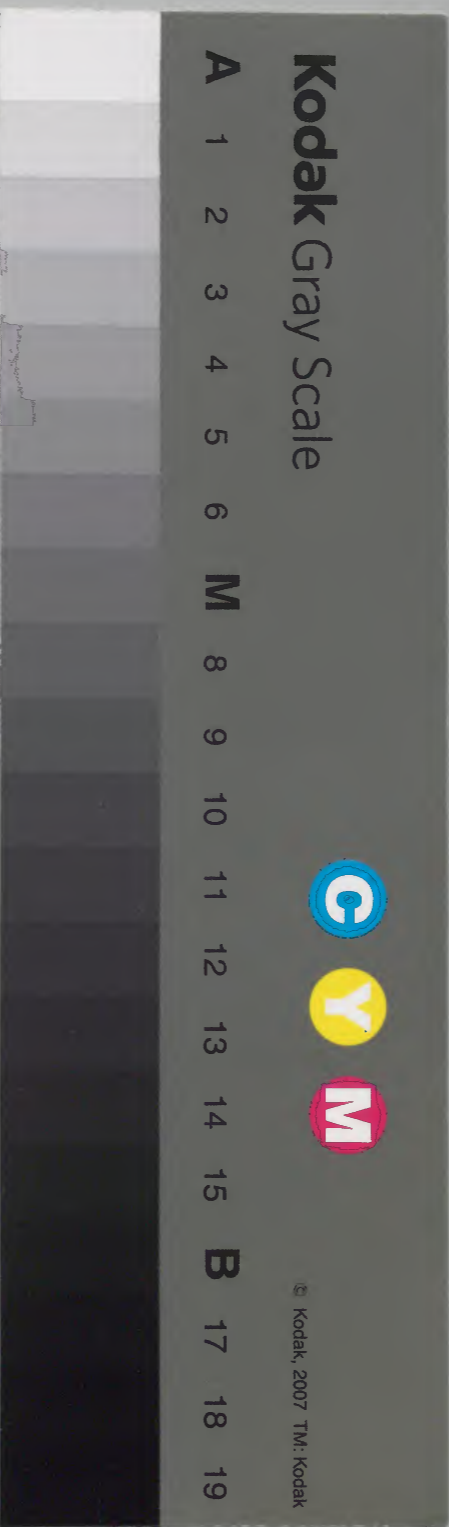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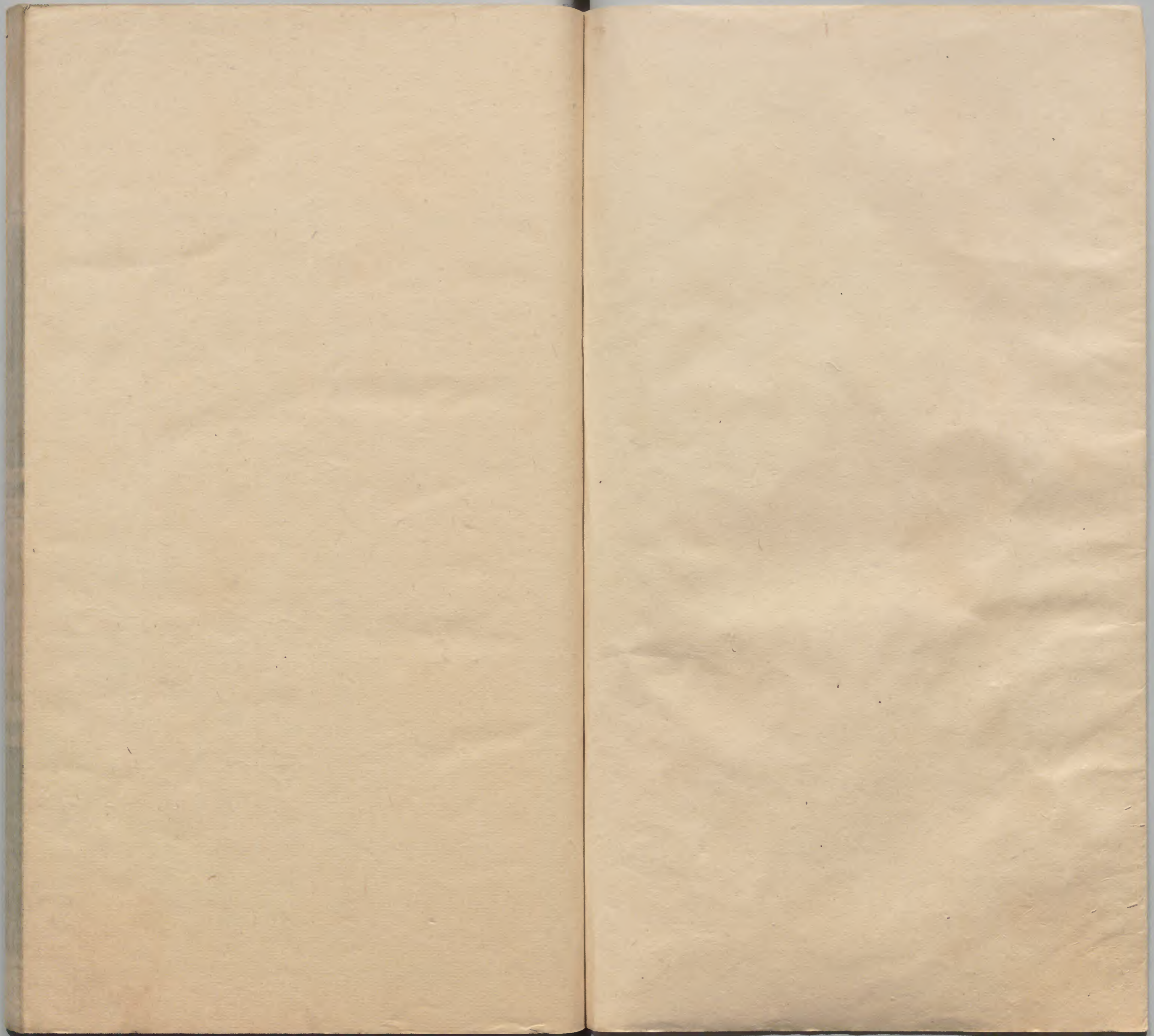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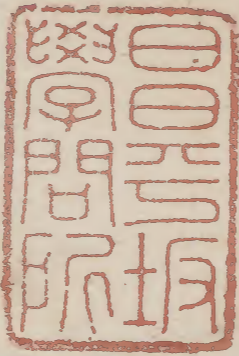
百二十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122)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勇三

淺草文庫

吳志曰孫堅年十七與父共載舩至錢塘會賊吳王等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舩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繫請討之父曰非尔所當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靡若公部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还父大驚由是顯聞

又曰曹公出濡須其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摧持賜米酒

衆有寧乃賜手下百兵食、畢寧先以銀碗酌酒自飲兩碗乃酌與都督伏不肯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可謂之日卿見知於至尊敢與其寧其寧尚不惜死卿何獨得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自次通酌兵合一銀碗至二更時御放出破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

又曰董襲字元岱餘姚人權討黃祖、橫兩滕隴守江口以拼擗大紿縛石為石上有千人以弩交射軍不得進襲將敗死百余人被兩鎧乘舸舡突入滕隴乃以刃斷其紿滕隴於是橫流制不已大兵遂進祖乃開門走追斬之明日大會權率傷屬襲曰

今日之會斷世之功也

又曰其寧字共霸性奢靡嘗以增綿維舟去或割弃勸權襲黃祖擒之隨魯肅至益陽拒關羽、擇銳士五千人從上流淺瀨夜渡寧曰清以百五人住對之羽問吾咳嗽聲必不敢涉、即成擒矣

又曰陸統字公績從征合肥為右部都督時權徹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拔權出敵敗橋策馬馳統復還戰左右死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道絕放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不自

勝權引拭之謂曰公績亡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
蜀志曰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入益州羽督荊州軍事常
為流矢所中貫左臂羽令鑿骨脩之時與諸將飯食血流盈器
言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華夏曹公議近都以避其銳
馬司宣王將齊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大怒權後果用呂蒙計
平荊州虜羽斬之

又曰張飛字德益涿州人先生背曹公依列表於雷陽聞曹公
卒至弃妻而奔乃以飛將二十騎拒之後飛據水斷其暝日橫
槊曰張益德在此尔曹敢未决死否衆無敢近者先主入益州

飛與諸葛亮分宅邸縣飛雄猛名亞關羽善待卒五而驕士
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主伐吳臨發
益州於是飛帳下張達殺之時具首順流奔于孫權

晉書曰恒石虔小字鋪惡有林幹趨捷從父任荊州於獵園中
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習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因急往
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嘗從
桓冲人關冲為符捷所啗垂没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万衆
中而足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威震敵人

又曰吳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

格猛獸膂力絕郡陸抗奇其勇畧將拔用之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刁跳躍而走彥不動舉几禦之衆伏其勇乃擢用焉

又曰庾闡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北長史父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橋捷無晉人若敢以與校帝勇士為東劉暹遂拔救之名震殊俗

又曰玉珎多權畧凡有所掠必預苗成敗舉無為策弓馬迅捷膂過人青土號為飛豹

又曰周處為人勇暴不可當之嘗居義興水中有蛟龍山中有白額虎鄉里有周處時人謂之三橫有里人說處清殺虎入水擊蛟龍沒行數十里處向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謂已死矣皆相慶賀處殺蛟龍迴聞鄉里相賀始知身之患人也於是反身備已至洛陽惠帝拜為將軍累迁為建威將軍後西征沒於陣贈西平將軍

又曰郭然殺江州大守自稱刺史為人勇健當身被重甲跳三丈等特人莫不憚之後陶侃及庾亮率君威之

又曰蔡裔仕為趙為振武將軍少有勇力呼声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抗一呼賊衆而殞時人憚之

君有闕張之名可斬雀良矣摩訶曰願識其形狀當為公取之
明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獲衣皮弓兩端骨珥明繳遣
人覘何知胡在陣仍自酌以飲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
出陣前十余步彀弓未發摩訶逸擲鏡立中其額應手而仆齊
軍大力十余人出戰摩訶又斬

又曰周鐵虎事梁河東王登王借辦擒欲烹之鐵虎曰侯景尚
未滅奈何殺壯士耶僧辨竒之後降高祖

又曰肖摩訶齊兵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中山龍尾及
壯郊垓都安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圍不如一見摩訶對曰

今日令公見矣

陸書曰字文慶從武帝水阿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
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余勇可以人也

又曰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軍長芳身先士卒皆嗚叱吃所
賞者莫不震懾論者方之項羽之

又曰魚俱徃馮翊下邳人也長身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開
數百步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於投并未及泉
復謂而出其拳捷如此

又曰長孫晟突歐之內大畏長孫惣管聞其弓声謂為霹震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震為此一河世哉

唐書曰丘行恭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欽知其又曰李時巴西人少壯郡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度嘗至鈞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後聚流人衆至數万遂攻城自稱大將軍為益州刺史後稱為羅向所殺子孫六世至勢為大司馬桓温所滅共四十六年又曰劉元海匈奴人祖扶羅助漢討黃巾遂以衆晉定難屬董

卓乱叱予阿内元海即扶崔之孫也髻鬣英惠乃長好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兼愛武事妙絕於衆援臂善射矯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大始中武帝召而語大悅之及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成都王穎表元海為將軍後王浚代穎元海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余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及清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雲何易可留吾欲奉乘輿還陽臂其蜂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召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王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久洽四海欽風敦不思為殿下沒命捐

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豎子東流疎屬豈與殿下爭衡乎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何能得至縱達洛陽威權爾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准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五部願殿下撫土衆清以鎮之留為殿下以二部摧東瀛二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頽悅拜元海為壯單于元海為壯單于元海至左國城二旬之間衆已五萬元海謂劉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唯愛所得受耳遂潛稱漢王子孫四世至曜為石勒所滅合二十五年

又曰石季龍趙王石勒從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馬勇冠當

時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料別善惡抗禦士女鮮有遺類指受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委以專征之任所在立攻後廢弘而僭位時豪傑侵盜賄賂公行季龍患之擢殿中掛史季宸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部肅清季龍曰朕嘗聞良臣猛獸高步通衢而射狼避路信矣哉季宸是也賞賜甚厚後以疾卒又曰石閔趙王季龍養子也善謀策勇力絕况人殺石鑑遂借國為大魏戎卒三十萬精旗鐘鼓綿亘百余里雖石氏之盛以無過之慕容追雋遣慕容恪率衆伐之閔與恪十戰皆敗恪以乃以鐵鑲連馬簡善射罕勇無剛者五千人方陣而前閔所乘

赤馬日行千里左伏双刀右執劍順風繫之斬鮮卑三百余級俄而燕騎大至圍數匝閃躍馬潰圍馬死為恪所擒斬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又曰符生健之子也幼而無賴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繫刺騎射冠絕一時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周訪字士達尋陽人徙武昌太守時杜弢作亂寇豫章訪進討弢別師杜弘張彥等邀訪、為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杜氣益勇先登奪擊殺數百人

又曰刘遐字正長廣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為隰主攻抄日至無時不戰遐每奮繫直入賊軍陷堅摧銳鄉人邵節深知之以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号为関羽張飛

王隱晉書曰段匹磾召弟文鸯还厭次石虎来先縱騎抄城左右鸯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繫胡磾疑有伏不听出民出大為胡所殺掠鸯单将士数十騎出繫胡所殺甚多胡騎退鸯追躡磾率步紀鸯虎伏騎起軍鸯力戰殺胡数十鸯还赴磾、已散还鸯所乘馬乏頓虎呼曰大兄久望共天同不違願今日見何故復戰請精伏語鸯罵曰汝為寇虜久應死吾兄不能用計故令

女得至此吾寧死不恐為女擒遂下馬以刃斫稍折執刀戰不見
虎軍四面解馬羅自鄆前捉鵞自辰至申力極斫殺之而後見得
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禦鐵面以弩的射賊大師數人皆殺之
並磊石弓箭兩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於水邊作陳伺身
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投水死者百數夏
口之全伺之勲也

宋書蒯思字道恩蘭陵人高祖出征思縣差為征民充甲士使伐
馬道恩常負大束兼陪余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思大喜因征妖

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

又曰宋越朱揚人為郡吏太守夏侯穆擢為隊主嘗有為寇盜
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攻家貧無以布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戟
衆莫能當每一捷郡輒常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又曰宗慤為江夏王國上將軍十五年不徙官元禧二十二年伐
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除降震有武將軍又曰薛
安都與副將金追魯爽於小峴爽自以心腹壯騎斷後譚金先
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
右范双斬爽首爽累世饒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

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閔羽斬顏不過也

徐愛宋書曰柳元景字孝仁河東鮮人也良家子少便弓慕向將師數隨父伐蠻風以勇稱

孫岩宋書曰托逆燾字佛狸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雲好殺夷族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

又曰宗慤字元幹南陽阻人兄苾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與劫相拒十余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士字人並以文義為業而慤任氣好勇故不為鄉曲所知

齊書桓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曰玃咸不信唯上獨許上

崇祖再拜秦百及破虜起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恒自擬韓白今真奇人也

又曰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騎出射而敬兒尤多膂力

又曰魚復侯子嚮勇力絕人開弓四解力數在園池中怙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

又曰周山圖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虞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為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給陣死戰突圍出虜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手為

武原將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差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
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良度身破陣大捷師伯
拔為以輔國府參軍虜追清水公寇青口度大領軍救援刺虜
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裝鎧稍手殺數十人師伯啟孝武稱氣
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
也

又曰周盤龍字奉炆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余騎張左右翼
圍驍之一騎走還報奉炆已沒盤龍方食弃筋馳馬奮稍直奔
虜陳自稱曰周公來勇素調盤龍驍石即時披靡時奉炆以大
絃虜得往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繫西奔走突壯賊衆莫敢當奉
炆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撓數萬人虜衆大
敢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虜果諸將莫逮
又曰崔惠景恭祖者惠景宗恭人驍便馬稍氣力絕人頻廷陣
討王敬則尚在與盛軍容表文曠爭及敬則首許明帝曰恭祖
禿馬絳衫手刺斃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在奪若
夫此勲要當刺絃左與盡帝以其勇使謂與盛曰何容令恭祖
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又曰桓康簡陵人勇果驍捍宋大初中隨武帝起義為郡所
擊衆皆散康裝一頭貯糝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競陵王子自良
自負至山門中與門客甫欣三十餘人相結破獄出封帝郡兵
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所經財邑次行暴害
江南人謂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盃其形壯於寺中病瘡此寫
其形枯其床壁無不立愈位至蘭陵太守

梁書曰念少善射騎愧老不衰常於高祖前執二力楯左右交
度馳馬往來冠絕郡五

又曰侯景懷朔人也少而不霸高歡以為將勇冠時征代數有

大功景高歡也若假臣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西溥取肖衍老
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歡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太怛於戰勝
今必致殆請以勁騎數千至蘭闕取之歡以告妃婁氏曰彼若
得太景亦不歸高歡乃上後歡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
高澄使慕容紹宗圍景於長杜景乃走紹宗追之至渦陽景遣
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決戰景乃令將士
皆被持短刀但祇視听人腦馬足遂敗紹宗軍禪將斛律光
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景显
等降紹宗衆遂潰景乃於復心數十騎南走後稍收散卒得馬

步八百人晝夜暮行追軍不敢逼遣伏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春下之據其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勇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將作大將也屯騎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筭略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陣暮客雋之張飛擬

又曰成公晉與元吳人都騎有猛力嗚慮之戰年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枘論者咸曰當求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後魏書曰大耒干驍果善騎射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干常着御鎧盤馬廷莫不歎異常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岩上大干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喜其勇壯又為殿中給事

又曰乙環伐人也其先世充部落世祖時環父正知慕國威化遣環入貢世因番之環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向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

又曰庾葉為將有謀畧治軍請整常以少擊多士衆伏其勇知名冠諸將

又曰楊播字延慶自平弘農華陰人也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迴沼掩領部卒三千騎五百為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至大舟鑑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練南岸身自居後諸軍賊衆長於是圍播數重播乃圓陳以禦之身自溲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為賊至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立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出者賊莫敢動遂推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

又曰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壯引待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蹶賊衆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擊

賊乃退

又賈思伯字世休齊郡蓋都人也世祖即位加輔國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為其軍司及利失思伯為後殿以思伯儒者謂之必死必至大喜曰仁者必勇常謂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

又曰于栗磾伐人也少習武藝拜冠軍將軍道知畋于日登山見熊頰數子道知頰謂栗磾曰能縛之手栗磾曰能道封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耶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晉將列侯遺栗磾書曰黑稍軍磾常好持黑稍故有

其号

又曰楊大眼武都氏王璉當之孫也少驍勇捷如飛電宣武南征尚書李冲典選統校征官大眼往求馬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听下官出一伎便出長浥三丈擊之於髻而走浥直如矢馬馳不及中大驚曰千載以來未有此人也遂用馬軍主大眼頡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向諸君齊列矣所經戰皆武冠六軍大眼妻潘氏善射諸軍皆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氏以戎裝齊鑣並轡乃至还营同坐幕對諸僚佐言笑自得大眼詣謂諸人曰此潘軍將也

明帝喜加祿光大夫嘉淮泗之間童兒帝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立止王象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吾在南時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論及見君乃不異常人大望曰鼓旗相望瞑目奮發足使君自不能視何必大如車

又曰文成帝名濬大武孫晃子也即位後東大雉曜兵帝有勇力善騎射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詔群官仰謝山峯無能踰者帝弯弧發矢出山四十余丈過山南二百步遂詔刊石勒紀功

北齊書曰高昂字傲曹膽力過人姿儀殊異其次同為求嚴師加鞭撻昂不遵師訓專事馳聘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歲教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達奚震少驍勇走及奔馬周文常謂壯校獵時有免過周文前震以諸將竟射之馬例而墜震足不傾躓同步射之矢中免頤馬絕起遂回身膝上周文喜曰非此父不生此子

陳書曰肖摩訶齊軍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絃無虛發衆光憚之及將戰明檄謂摩訶曰殪此明則彼軍奮氣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披摩莫富敢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

限以長堤以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所數追及太騎
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厥無不中余賊不能復前然後
下馬援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禦馬前步執長刀巨躍
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陣真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
象行恭援箭之壯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淮陽王道拜洛州惣管及府發改援洛州刺史五年劉黑
闥引突厥寇河壯復授山東道行軍惣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過
道玄師騎先登命副將史万宝督軍紀先進方宝與不協及道
玄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書淮陽小兒雖名為

將而軍之進止皆委吾今其輕銳越淨交戰大軍道動必陷泥
溺莫如結陣以待之雖利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為賊所擒全
軍及沒唯万宝逃歸道玄年遇十九太宗悼久之嘗從容謂侍
曰道玄始終送朕見勝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常企慕所每陣
先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為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鎖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
人獲馬五千匹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廷乘之而
出因為侍臣曰吾聞蘭相如此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
德將出戰李勣遇之君廓發憤大呼曰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

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倒賞之復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又曰劉世讓為并摠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臣可汚與高聞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璿先使在蕃可汗合元濤來說之世讓厲声曰大夫奈何為夷狄作說客耶經月余虜乃退及元璿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

又曰李嗣業賊將李歸仁初以銳師數來挑戰我師攢矢而逐之賊軍大至逼我追騎突入我營我師囂亂嗣業謂郭子議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戰矜陣乃死而莫其一生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身徒搏執長刀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

刀者人馬俱碎殺數十人陣容乃駐軍前之士各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向摧摩

又曰張濬拜諫議大夫其年冬宰相王鐸至滑臺兼充天宮下行宮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為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初破弘霸即軍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遣濬往說之敬武已援偽命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蕃王臣賫詔宣而悔慢詔使

既未識君臣礼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朽然謝咎既宣詔軍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召將左集於鞠場而諭之曰人生郊

忠仗義所與粗分逆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敗盭虜耳公等拾
累葉天子而臣敗盭白丁何利害之可論也今諸侯勤王天下
響應公等獨處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安若能此際
排難解分陳師鞠旅共誅寇盜迎奉奎輿則富貴功名指可取
吾惜公輩拾而即危也諸將改容引過謂敬武日諫議之言是
也即時出軍從濟入援京師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
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未足走年千手裂兕虎任之以力變
轍天威專行勇力不顧乎義理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
又曰壯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之士无忌於國貴戚不薦

善偪尔不引過故晏子見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力立於世
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理謂之勇誅暴不避強謂之
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義理也今公自奮乎勇力不顧乎恭行
暴尚勇力之士无忌於國身立威疆行流淫暴貴戚不薦若迹不
引過及聖王之德而修戒君之行用此存此嬰未嘗聞有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豐邑人五子胥初楚去如吳時遇之於途專
諸方與人鬪其怒有万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还子胥
恠而問其壯夫子怒之盛聞一女子之声而即折道寧有說乎
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數類愚此即何言鄙也夫屈一人之下

必申万人之上子胥因相次之椎顙深目虎口鷹背於從唯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見吳王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六圍眉間一尺僚與語三日許无復者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人言語侃一有勇壯之氣也

孔安漢魏春秋曰許楮之人為長八尺余大十圍容兒甚雄勇力絕人漢末賊起楮在汝南以少年相聚及宗數十家共堅壁相保曹公修兵汝南楮以其衆歸公見而壯之曰此樊噲也即日拜都督尉引入宿衛諸從楮伏客皆為虎士出入周旋不離

左右軍兵以楮力如虎虞勇号曰癡虎至今天下称之皆謂姓名也

吳均齊春秋曰戴僧靜會旌求與人臨湘侯副太祖在璩陰維有人覽見而買之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力直前虜騎奔退又斬二級時天盛寒乃脱衣口術三頭以刀挿背拍浮而还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及命吳進之於太祖石頭之侯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肖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符洛檻勇多力猛氣絕人生制奔牛射同犁耳符堅深憚之故常為邊守

又曰劉陽少驍猛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有步

又曰趙將麻秋今黑塑龍勝三千人馳擊謝艾左右擾動李錦
歡艾乘馬女不從乃下路胡牀而麾衆趙人以為有伏懼而不

進

韓詩外傳曰衛灵公昼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孫伯
道遭行人十商子夏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昼寢而起俟我馳
召勇士公孫伯子夏曰微伯而勇者可乎御曰可子子夏曰戴
我而反至君曰延先生上起君公孫伯俄而伯至入門拔劍疾
呼曰商不我取若頭子夏頽叱之曰吐肉劍吾將與君言勇指

是君令伯內劍而上子夏曰未吾賞與子從君而北是趙簡子
被髮仗矛而是我君從十三行之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
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頭血賤君之衣矣使友朝服而
見吾君者子耶我耶伯曰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天與子
從君而東至海曹齊君重朝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進曰諸侯
相見不宜相臨以其一朝而去之者子耶我耶伯曰子曰子夏
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子又與子從君於園中於是兩徧逐我
君與拔矛格而逐之者我耶子耶伯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三矣所貴士考上撫方乘下不放手足夫外立節矜敵而

不侵掠內禦殘害而君不危殆是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交輾無罪之民而滅於閭巷之間考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曰抑乎寡人雖不敏請縱先生勇

又曰孔子迄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從焉孔子曰君子高登必賤念願言者何其兵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揚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傳履快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又曰齊壯公獵有螻蛄舉足將搏其轉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此螻蛄者也其為虫知進而不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以此為人必為天下勇大矣於是迴軍避之勇士歸之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石臨江飲馬孫權師衆七石應之使其寧須二千人為前部督雄密初寧使夜入魏軍寧乃寔手下健兒石余人往詣公當下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壯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赫乃歲周魁見旌曰聊以觀邪瞻耳即賜絹千尺乃有口權曰孟德有張僚孤有典霸足相敬也亭生月余此軍乃退

劉向列士傳曰秦召公子无忌不行使未亥奉璧一双謝秦王王大怒執未亥着虎圈中瞋目視虎終不敢動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季少好學年四十季孝廣到陽城遇兩虎
爭一羊馬不進敢於是亮按乃鈕直至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
其半去時人為之謠曰十里之勇殷子犇暴虎見之合爪牙
劉昭幼童傳曰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醮水有蛟來
適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畢浴而還弗之言也後有人耶衆問
乃逐太祖笑之曰吾為蛟前擊而示懼斯畏虫而怒
又曰秦舞知咸驚異焉

又曰秦舞易考燕國人也年十二以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有敢逆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六

勇五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北河水極深先有改常年為害太守
鄧避氣果無人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退因揮劍勸蛟數段流血
丹水自此無復蛟患

于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有虛願高數十里下比隰中有大蛇
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得淡童女
常八月朝祭送蛇穴蛇輒吞之已用九女將樂季誕有小女名

奇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天作數斛次食

疾資切

密灌之以置

穴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啖養寄便放犬蛇以劍斫

殺得九女鬪勝越王乃以寄為后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除遼

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地每有驚輒厲色慣怒如赴仇敵望塵奔

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掉其勇莫敢犯之

角魏書語別故兩出

越絕書曰越王請臣於吳王許之子胥大怒目若夜光若吼

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佳君王急制之吳

王不聽適許之

又曰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五子胥子胥白臣有所厚於國其

人小也日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番丘許東海上人也為齊王

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水神出取番丘許大怒偏袒操入水與

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許

恃其與神戰之勇輕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即謂之曰吾聞勇士

之戰也與日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

生死还不受其辱令子與神戰於泉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

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恥自驕於友人之傍何其忍負也於是

番立許卒於結恨勢怨未及有言座衆分解番丘許宿怨遣恨

宜往攻要離要離戒其妻曰曩者吾虜江士番丘許於大眾之

座彼勇士士有受不還報吞之怨餘恨忿志冥必來矣慎無閉
門番丘詐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受入室不守放室僵即詐乃
手拔劍而卒要離曰子有三當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
也番丘詐曰子辱吾於大座之衆一死也婦不閉門二死也卧
不守衛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雖欲勿過其得矣哉要離曰吾
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番丘詐曰吾不知要
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吞是一不肖也入門不駭全
堂無聲是二不肯也先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
有三不肖之愧而欲滅我豈不鄙哉於是番丘詐仰天歡曰吾

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方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劉彥明敦煌實錄曰索苞有文武之才岑孝廉除郎中每征伐
尅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為步羗三千人所
圍窮守孤埕番當破沒苞以完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
座埕頭附掌大笑羗背佩指擢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
覘我擊之乃除羗弓接矢統埕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指通
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羗即散走稱神

嚴尤三將論曰王翦為齊將滅燕、王喜逃東夷秦王曰齊楚
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扶請先從事於易

袁桂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嘗信於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劉向新序曰田垣將緘君勇士六人劫子川捷日子與我請分齊之半以予子不吾角今此是已子川捷日子之欲角我也以爲智乎臣緘君非智也以我爲仁乎見利而倍君非仁也我以爲勇乎劫我以兵俱而予子非勇也使吾无此三者苟子无補矜子若有此三者終不從天子乃舍之

又曰勇士一呼三軍皆碎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六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矢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虽快身必死後是以孔子勸！行仁

又曰齊遣淳于髡到楚髡爲短小楚王甚薄之謂之日齊无人乎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日臣无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无状王、日止吾但戲子耳苟髡供飲酒

又曰秦王以五百里對陽陵君陽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忿然变色怒日亦嘗見天子之怒乎且日臣來嘗見王日夫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且日大王亦見布衣常帶士之怒乎王日布衣常帶士之怒解冠從跣以頭搶地耳何唯知者且日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常帶士之怒也專誅刺王僚慧星襲

月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倉鷹繫於臺上攝政刺韓王白
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角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
三人流血五步即案其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也王色變長
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陽陵獨於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生故
手

又曰林既衣常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耶小人之服耶
林既作色曰夫服士何足以揣士行乎昔荆為長劍危今君子
西出馬齊桓短衣而遂溝冠管仲隰朋出馬越文身髮剪范蠡
大夫種亦出馬西戎左社而組結田余出馬如君言衣大喪者

當号大衣羊裘者當羊鳴君衣狐裘而朝得死為喪手景公曰
子自為勇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
悍也入深泉取蚊龍拘蠶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
虎豹抱熊而去者此獵夫之勇悍也夫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
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臣君廣庭作色而變以犯主君
之怒前雖有乘軒衣賞未為動也後雖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
此既之所以為勇悍也

刘敬作異苑曰荆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洛汲者死不脫歲作平
使休郡鄧遐字應延素勇健憤而入水覓蛟得便蒲養即曳着

岸於斫殺母語云蛟是神物寧忽殺之今可呪今无復為害遐
呪而放焉自茲迄今統無此患

太公六韜曰太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謂之勇

又曰文王問太公曰守士奈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勇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陳士之道奈何公曰軍中有大勇強暴者
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技路強良多力能潰波金鼓絕滅
旌旗者聚一卒名曰勇力之士

者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莊子曰孔子遊求宋匡人圍數日匝而弦歌不輟何也子曰由
未吾語尔天水不辟蛟龍者漁父之勇也六行不避呪虎者獵
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求生者然士之勇也聖人知窮之
有命知勇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慎聖人之勇也申處矣吾命有
所制矣无機何持甲者進辭曰以為虎故圍之今非請辟而退
又曰甲光達太子曰竊覩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
而面赤宋臆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
所知荆斬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又曰闔廬氏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

又曰大勇不闕太丘不冠

又曰齊之好莫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刀而相陷至死而止勇若此不着無勇又曰齊壯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求布之衣素履墨劔從叱之唾其面惕然而悟徒夢也明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十六而无所坐辱吾將索之得之則不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又曰兵天下之離器也勇天下之德也舉凶行凶德由不得也已

呂氏曰春秋制有似飛者得宝劔於平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舩似飛曰子嘗見兩繞舩而活者乎舩人曰未之嘗見也似飛攘臂社衣拔宝劔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持劔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舩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以仇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韓子曰越勾踐欲民輕死出見怒壽乃為之執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民以頭獻十餘人由此觀之奢足殺人矣

孟子曰晉有馮婦善搏虎野有衆遂虎負嵎莫敢撻馮婦趣而

迎之攘背而下車衆皆悅之

又曰梁惠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小勇
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西夫之勇敢一人者也詩云王
赫斯怒愛整其旅以道徂當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
勇也一人紱於行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武王一怒而安
天下之民今王府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楊雄法言曰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孟軻也者謂孟軻若
孟軻君子盜諸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
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孫卿子曰有三勇上不脩亂世之君下不脩亂世之民無貧窮
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苟天下共樂不知則愧然獨立天地之
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義儉輕貨惟賢有不肖者敢受而廢
之是中勇也輕身重貨以勝人為意是下勇也

尸子曰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
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故也
又曰田成子問勇顏獨鄒之蒼也不敬田子之僕堪鈕曰更言
丹生不便則死濁鄒曰以死為有智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惧
汝而又以惧我

又曰聖人畜心仁而主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昔者
齊桓公脅於魯君而敵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宦之三年
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貴其卒桓臣魯君勾踐滅吳襄子以
智伯為戮此謂身而能惧者也慎子曰有勇不以怨反與惧均
胡非子曰夫曹藪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无怨一
怒而劫万乘之師存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之貴者也又曰
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王非聞有說則可无說則
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負長鈞赴深泉折蛟龍搏鼃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
勇也負長鈞赴深泉折蛟龍搏鼃鼉漁人之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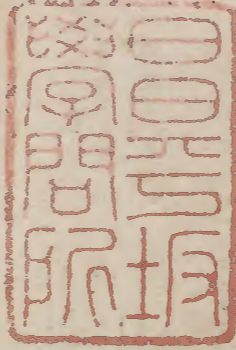
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廷視必親立殺之勇也昔齊
桓公伐魯藪聞之觸齊軍見桓分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
可不退則臣以血賤君矣桓公慎管仲曰許前之明而退夫曹
歲匹夫一怒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尺夫一怒而沮
崔子之乱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晚称善
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謂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鈎素鐵揉金椎、大蟻水紋鼃鼉陸得熊
羸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樵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
以為天下以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為強

張華博物志曰賁育之勇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徐盛字文響琅邪人也遭亂客居吳以敦其勇氣聞魏王出濡須孫權每選出戰者盛常在此魏嘗大出橫江盛弟諸將俱赴討時乘盤遇風岸下諸將恐俱未有出者盛獨將上斫賊三披走所傷殺甚衆風止得還權大壯之應璩弟許子曰侯言曰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羈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弟蜀定功万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刀不奮猛氣奮勇其毒如何蔡謨書曰祖士稚昔葬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俱雍立約造路求將數百人

夜緣入雍兵城并開墓襜表踰城出徑還春壽求之勇如

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